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風月鑑 第七回 花歸 珠還

話說娉婷說著怕老太太等他，就出來到院子裏，隨手掐了兩枝花去了。將花送於老太太看了，老太太叫他把窗前几上一個白磁大瓶灌上水，將花插上。娉婷去灌了水，雙手捧著，一路走來，心裏卻想著孀娘的話，走到堂階上，一步未上完，手中的就「滑郎」一聲，在石頭上成了白玉開花了。娉婷就嚇呆了站在那裏。老太太聽著，罵了一頓，又說：「你這小蹄子不中用，明日拉出去配個小廝就完了。」娉婷站了一時，也不敢再來見老太太，就到下邊廂房坐著去了。坐在窗下一張椅子上，一邊靠著桌子，手托著腮，噙著眼淚想著：「我自小到這裏，從沒受過這樣的氣，沒想到老太太說拉出去配小廝的話。」想了一會，「這真真是園裏那人說的話，說我可惜可惜了。」越想越酸心，不覺嗚嗚咽咽哭了一場。到了晚上，老太太著人叫了去，又數說了一頓，說：「我說你幾句，你就使性子不來了？」娉婷又站了一時，老太太說：「你必然歇罷？明日一早還到園裏去看，有新開的花再掐幾枝來，我那案頭上還有一個翡翠瓶，你沒摔完好再來摔這個，去罷。」娉婷去了，到了廂房和衣睡下，左思右想沒個結局。想今日這個沒趣，不過是老太太一時生氣，後來自然仍是一樣，那配小廝的話，畢竟這一輩子難免了。一直哭到天亮，又不敢不去掐花，就早早起來，也未裝束就去了。到了園，看孀娘正在那裏澆花。孀娘見娉婷來了，就笑嘻嘻的說：「姐姐怎麼起來這早？」娉婷也不理他，孀娘又說：「怎麼姐姐也不梳頭，就衣冠不整下堂來了？」娉婷仍是不理他。孀娘看娉婷站在那裏，問他話他不說，又不是掐花，呆呆站著。孀娘說：「姐姐好像受了委屈的樣？」娉婷仍是不理他。孀娘嘆了一口氣，說：「噯，可惜，可惜！」娉婷說：「怎麼可惜？」孀娘說：「姐姐是聰明人，這『可惜』二字還來問我？我是個局外人，這『可惜』中的甘苦祇怕還知之不真，姐姐在『可惜』局中的，這甘苦自然是都領略過了。」娉婷聽了，不覺將身一蹲，蹲在地上放聲大哭。孀娘連忙問說：「姐姐，這是何必？」連忙又作了一個揖，說：「是我的不是，一時言語沖著了。」又說：「這清早地下濕氣甚厲害，蹲在這裏受了寒也不是頑的。」娉婷拭拭眼淚，就站起來一直往書房裏去，孀娘也跟進來。娉婷說：「你來做甚麼？」孀娘說：「不是姐姐叫我嗎？」娉婷說：「我何曾叫你？」孀娘說：「姐姐到園裏來，自然是掐花，為何到書房裏來？難道這書房裏栽花不成？」娉婷說：「人心裏過不得，你還嘔人！」孀娘說：「我雖不才，姐姐如果有甚煩惱，我也可以分分憂，何不說說？」娉婷說：「我對你說也是無益。」孀娘說：「或者有益，亦未可知。」娉婷叫孀娘站近些，就小聲把昨日的事一一告於他。孀娘把眼一紅，就淌下眼淚來了。娉婷替他拭了一拭，說：「我問你可有甚麼法，你祇是哭，終有何益？」孀娘說：「姐姐坐下，等我想想。」娉婷就坐下了，又叫孀娘也靠近坐下。孀娘說：「姐姐何不將計就計？」娉婷說：「怎麼將計就計？」孀娘說：「姐姐祇管仍然不做錯這就做錯那，或者仍然與老太太嘔氣，或者天天偷空就去睡著，或者再是老太太罵你，你就裝著尋死。」孀娘說一句，娉婷把頭點一點。娉婷說：「到後來到底怎麼樣？」孀娘說：「祇等老太太氣你不過，要打發你了，我就回去著人來買你，到我家去服侍我母親。姐姐來後，我自然有個安排。」娉婷說：「你幾時回去？」孀娘說：「我等姐姐有信，就給他做個金蟬脫殼之計。」娉婷又點點頭。孀娘說：「姐姐去罷，看老太太怪你。姐姐以後也莫來了，看旁人疑惑。」說著，孀娘就到院子裏替娉婷掐了幾枝花，交給娉婷拿著去了。

娉婷果然從了孀娘的計，天天嘔氣，嘔了十幾天。老太太始而罵他，繼而勸他，他總是不改，老太太氣著叫家人來說要打發他，這也是個氣話，原是嚇他的意思。誰知他仍然不改，並且時常偷著要上吊，要吃毒藥，老太太怕將來鬧的不好，就當真要打發他了。

娉婷一聞此信，這日就起個早，走到園門口叫孀娘說：「解元回去罷！」說完了，連忙跑了，孀娘從書房裏出來就不見他了。孀娘知是其計已成，就到大門首找著胡小廝，拉到對門茶肆裏坐下，吃了兩碗茶，孀娘說：「我承老兄照看，這有一個財，想叫老兄發發，以為謝禮，不知可受不受？」胡小廝笑著說：「甚麼財照顧小弟？」孀娘說：「我聽府裏要打發丫頭，不知是那個？人才如何？年紀多大？」胡小廝說：「是老太太房裏的，老兄是去年在轎裏看過的。」孀娘說：「我有個表兄，姓李，要買人，老兄若能去說，包管謝儀加厚。」胡小廝喜歡的了不得，就一口應承說：「在我，在我。」孀娘說：「這還等我回去，先向他說明纔好。」胡小廝說：「老兄祇管去，園中的事我替你照應。」孀娘就去了。

到了家，見堂屋裏放著些桌椅並米麵等物，孀娘也未及問就進了堂屋。見了鄭氏，鄭氏問他在那裏住了一兩個月，孀娘就隨口支吾說：「不是在一家。」隨口編了幾家。鄭氏說：「怪道我著人去找你，再找不著。」孀娘說：「不是還未得回來，祇因有一家有個丫頭要賣，我想俺家人甚少，母親何不叫李朝奉去買來。」鄭氏最是疼兒子的，豈有不肯的，就說：「你去向李朝奉說就是了。」孀娘出來，見了李立說：「三山街有個許老爺家，他家有個丫頭，奶奶要買，你去帶二三百銀子，找著他家人姓胡的，說有個王貴向我說你家府裏有個丫頭要賣，我是來買的，不拘多少銀子，務必買來。外謝姓胡的二十兩銀子，就說這謝儀也是王貴說明的。他若要問王貴，你就認作是你表弟，說他不幾日就來。在我家替我照料事。」李立說：「買丫頭這事容易，又是什麼王貴，我不懂。」孀娘就發了急說：「你真真罷了！連這點頭小事也不能辦，你祇管去像我這樣說就是了。」李立也不敢再問，祇得拿著銀子去了。

孀娘又到堂屋，見了鄭氏，說明李立去了，又問說：「院子放這些東西做甚麼？」鄭氏說：「你還不知道，李朝奉有個姐姐在這不遠住，他姐夫姓奚。前日午後被禍了，一家可憐燒了個乾淨，祇有他姐夫、姐姐並他兩個甥女單人跑出來。李朝奉來求了我，將這左邊空房賃去暫住，又把他兩個甥女叫引香、拾香結義於我做了乾女。這些東西是送給他們的，你問著也去看看。」孀娘連忙答應著，又說：「人家有難，母親該重重的周濟周濟，這太少了。」鄭氏說：「等明日再送。」孀娘說完了話，就到廂房裏來，與娟、姮、關、窈談談，又說起如今你們好了，又來個伴了，娟、姮、關、窈又問了一會這些時在那裏的話，孀娘也是隨嘴答應了幾句，又出來去看看園子修理的如何，又想去看看引香、拾香，又怕他們不理應著，不如等老李來同他一齊去。

天到了傍晚時候，見李立引著一乘小轎進來了。下了轎，孀娘看著是娉婷，卻閃在一邊，讓李立去叫了丫頭來引他進去。娉婷跟著丫頭進了大庭、茶庭、宅門，到了堂屋見了鄭氏，給鄭氏磕了頭。娉婷四下一望，卻不見孀娘，心裏到著了忙了，想道：「那小廝莫不是個解元，怎麼他家也這樣富貴？」又想道：「這莫不是他家，那小廝莫不是個拐子？」又想：「若是拐子，怎麼肯用一二百銀子買我？」狐疑不定，站了一時。鄭氏叫了丫頭送他到廂房同娟、姮、關、窈一處去。娉婷跟著丫頭到了廂房，娟、姮、關、窈接著，互施了禮坐下。娟、姮四個人看這娉婷眉如遠黛，目會秋波，腮點桃花，腰同細柳，他四個心裏不勝羨慕。娉婷就問了他四個的年紀並各人的名字，他四個又問了他的年紀名字。娟姐說：「娉婷在舊主人處甚好，何故又到這裏來？」娉婷不好說的，祇是含糊答應。忽見孀娘進來，娉婷見了低頭一笑，也不站起來，娟姐說：「這是小主人相公。」娉婷又笑了一笑，孀娘也笑了一笑。娟、姮、關、窈他四個倒你望著我，我望著你，不勝詫異。娉婷說：「解元是今日那個時候來家的？」孀娘也不答應，祇笑了一笑。娟、姮、關、窈心裏倒疑惑他怎麼知道他是解元，娉婷又說：「我蒙解元之德，何以為報？」孀娘說：「你想著怎麼報就是怎麼報。」他兩個說話，娟、姮四個越聽越糊塗，娉婷又說：「我也罷了，祇是老太太跟前，我孝敬了這幾年，把老太太的恩也算報了個萬分之一。祇是我家小姐並小姐之婢我那妹子，一時離了未免叫人傷感。」孀娘聽到這裏，卻忘了把做小廝的事瞞著娟、姮四個，就問道：「我在書房住了這幾日，怎麼未見過小姐並你那妹子？」娉婷還未答應，娟姐說：「相公跟他舊主人有親嗎？往他家去做甚麼？你到他家是個客，他家天天有人陪著他家小姐，知道外邊有客，豈肯進來的呢？」孀娘說：「不是去作客。」娟姐說：「不是去作客，到他家作甚麼？」孀娘說：「你問娉婷就知道了。」娉婷說：「你莫叫娟姐問我，我不知道。」孀娘說：「這個話等我晚上來睡時閑著再說，你們也不必問了。」又向娟、姮四個人說：「娉姐來的是客，你們凡床帳這些，照應照應，我出去有事。」

媽娘出來，找著李立，問明了買娉婷的事，又挾他說：「我母親把你兩個甥女作了乾女，我們是乾姐妹了，我去看看，且看看你令姐、姐夫。」李立說：「我姐夫出門去了，你要去，我同你去。」媽娘就同李立去了。到了奚家，先見了李立之姐，媽娘也稱個伯母；又請見了引香、拾香。坐下敘了一時話，引香想道這個人好像見過的，又不好問媽娘。媽娘因他母親在跟前，也不敢問引香、拾香的。一時媽娘去了，引香向拾香說：「這個人妹妹可曾見過他？」拾香說：「好像那年秋天那個不知芙蓉典的秀才。」引香說：「聽說這是解元。」拾香說：「解元原是秀才中的，焉知不是他？」正在猜疑，忽見來了一個丫頭向他母親說：「俺家奶奶給奚奶奶請安。俺家奶奶說明日請兩個小姐搬在俺那邊去住，俺家相公與這裏小姐也是乾姐妹了。相公的性情極好，常在一處談談也不妨的。」李氏說：「你回去給奶奶請安，說我方纔也見了你家相公了，引香、拾香也見了相公了。我看你家相公甚好，明日就叫他兩個搬去。」丫頭去了。這原是媽娘回來，見了鄭氏說：「母親沒人作伴，何不將奚家姊妹接來？」鄭氏原也喜歡引香、拾香，所以著人來接。不知搬來沒搬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